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千五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一抹柳綠寄鄉愁

苗海川

春，
是位細心的郵差
用風作信封，
用芽作字
將河岸的柳條
蘸著水
寫下一行行
青澀的詩
風一吹
便飄向故鄉

那一抹
綠太輕
載不動
千里的漂泊
卻又太重
壓彎我每次
回望的目光
它不是繁花
只是靜靜地
守候在河邊
像童年
那根折下的枝
被我做成口哨
歡快的吹了一路

原來鄉愁
不需要
盛大的儀式
只需那一抹柳綠
就能把整個春天
和想家的我
一起
拉回那條
熟悉的小村旁
它說只要
記得那抹綠
就會記得家

耕耘之美

錢續坤

當季節的指示從布谷的口中響亮地吐出，鄉下的人們便有了繁忙和農事；而所有的農事，首先是從一聲吆喝開始的。沉寂了整個冬季的田野，為此打了一個激靈；唯有律動的泥土欣喜異常，因為它知道——理亮的犁鏵，馬上就要洞穿大地的心事，讓這個春天更加富有生機，讓沉甸甸的收穫最終成為一種可能。

雞叫頭遍，父親的血液就開始突突地奔流。一夜興奮得幾乎沒有合眼的他，鯉魚打挺般從床上一骨碌爬了起來，利索地穿好衣服，高高地捲起褲腿，然後就著朦朧的月光與零碎的星光，向臥室右邊的柴房直奔過去，那裡有他早就準備好的蓑衣、斗笠、牛鞭、響頭、橫鞍等。顯然，父親的心情極其愉悅，口中甚至吹起了一曲歡快的口哨——這口哨在鄉村的黎明顯得特別地清新，特別地悠揚。我知道父親的心思，因為在這個季節，他終於可以揚眉吐氣地與「喝了點墨水」的兒子一樣，以大地為紙，以犁鏵為筆，在大地的版圖上書寫屬於自己的「詩作」。

拴在牛欄裡的牯牛，經過一個冬天能量的積蓄，現在已經是膘肥體壯了。它聽到父親的腳步聲，彷彿聽到號令似的，自覺地

蜷起前腿，努力地撐起後腿，很快就從地上站了起來。可它寬大的嘴巴一直都在反芻著，唇邊白色的唾液恰如其分應合了一個成語——津津有味。父親走上前去，輕輕地拍了拍牯牛的屁股，摸了摸牯牛的頭部，一聲響亮從牛鼻中呼嘯而出，算是心靈感應吧，牯牛明白自己的使命，已經像驚蟄的響雷那樣准點起來。

晨光熹微，寒露晶瑩。父親將一切工作準備就緒，然後左手扶穩犁把，右手的牛鞭向空中「啪」地一甩，高喊一聲「嗨——呵——」，牯牛於是撒開腳丫，在滿是紅花草的水田中奔走起來。雖說春天的腳步早已來臨，但是黝黑的泥土還是比較刺骨，赤著雙腳的父親跟在牯牛的後面，最初的時候顯然非常吃力。沿著水田的四周犁上兩三個來回，父親的身上開始冒熱氣了，額頭上也滲出了細細的汗珠；與之相對應，父親的步伐明顯加快起來，口中發出的指令鏗鏘而且有力。倒是那時還不知稼穡的我，站在田埂上好奇地觀望著，於是，父親高舉牛鞭的剪影，一幀又一幀地定格在記憶的膠片上。最有趣的，還是欣賞覓食的白鷺和八哥，它們成群結隊地振翅在犁鏵的後面，尋找翻耕過來的泥土中，是否有蠕動的蚯蚓和蟄伏的泥鰍。後來，我曾將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畫面，命名為《牛耕驚飛春意濃》，樂得忘記疲倦的父親逢人便說：「咱喝了墨水的兒

子就是不一般！」

其實耘與耕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勞作方式，所用的農具也迥然有異——耕用的是犁，耘用的是鈔。關於「鈔」，元代王禎《農書·農器圖譜》有詳細記載：「高可三尺許，廣可四尺。上有橫柄，下有列齒，以兩手按之，前用畜力挽行。耕而後用此，泥壞始熟矣。」宋代樓璣專門為「鈔」作詩一首：「脫褲下田中，盤漿著膝尾。巡行遍畦畔，扶鈔均泥澤。遲遲春日斜，稍稍樵歌起。薄暮佩牛歸，共浴前谿水。」從上述的記載與詩作不難看出，鈔的主要功用就是平整被翻耕的泥土，使其坦蕩如砥，便於栽插秧苗。不過從勞動強度而言，耘田比翻耕相對要輕鬆許多，印象最深的，當然還是父親頭戴斗笠，身披蓑衣，趕著牯牛，「東阡西陌水潺潺，扶鈔泥塗未得閒」的忙碌身影了。

如今，傳統的耕耘方式早已被全程機械化所替代，「陂田繞郭白水滿，戴勝谷谷催春耕」的場景恐也難覓，但是，我的目光一直在回望故園裡牛蹄所踩出的花瓣，始終在精讀田野中犁鈔所預示的希望——那是不輟勞作的艱辛，那一往無前的毅力，那是忍辱負重的精神！更何況耕耘自古以來就被上升到了哲理的層面，「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在所有的勞作方式中，還有比這更富意蘊，更加美妙的嗎？

靜候一場薔薇花開

王金玉

春風輕拂，帶著微醺的氣息，穿過這座靜謐的庭院。枝椏間，一抹若有似無的清芬悄然飄散，宛如歲月寄來的一封信無字信箋，意蘊悠長，不言不語，卻動了心腸。

薔薇花，生來便是為了綻放。它不急於攀援，不匆忙於追逐，不慌張於結果。只是將滿腔的溫柔與羞澀，深藏於含苞待放的時光褶皺裡。在每一個晨曦微露的清晨，在每一個晚霞滿天的黃昏，它都在靜默地積蓄力量，等待那一場破土而出的勇敢。

時光如水，緩緩流淌，歲月安然無恙。我知，當雨季再次溫柔來臨，薔薇便會以最盛大的姿態盛放。那時，繁花將如瀑般覆蓋青青的籬牆，那馥郁的香氣將染上風月，沾染路人的衣襟。而那些關於愛、關於時光的雋永詩句，便會在春三月的綿綿煙雨中，一字一句，輕輕地，落在人心最柔軟的地方。

這薔薇，早已超越了尋常的花木。它是一段被歲月深深塵封的往事，是一份藏在心底無人知曉的守望，更是一闕寫在世紀門檻上淒美的韻腳。那模糊不清的愛情際遇，多像我此刻的心緒，在風雨中徘徊不定，與這一季的花期遙遙相望。

在這紛繁擾攘的塵世間，最觸動心靈的等待，絕非聲勢浩大的急行軍，而是靜默深處的執著堅守；最刻骨銘心的情感，也絕非光天化日下的直白袒露，而是藏匿於沉默之後，那一聲輕歎背後，是生命不息的潺潺長流。

我無法再為你編織更深的隱喻了，因為那份獨屬於你、跨越了

時空的情愫，早已在歲月的長河裡沉澱為期許；也不能草率地終結這場漫長的等待。因為，這顆摯愛你的心，早已超脫於世事浮沉之外，勝敗榮辱，都已不再重要。

我願化作那孤獨的守望者，靜候春秋的更迭。我已準備好用寬廣的胸襟迎接冷雨的洗禮，也準備好了心底那份淡淡的潮濕與憂鬱。任憑風雨交加，我的初衷依舊堅如磐石。這，既是等待者的宿命，亦是深情者最本真的姿態。

薔薇，即將綻放其絕世的芳華，意欲吐露積蓄已久的心語。然而，薔薇綻放其華美，而我的心，卻依舊在無盡的等待中，獨自踽踽前行。

獨自穿越了凌晨的清冷寧靜，也見證了黃昏絢爛的餘暉。從晨曦初現到夜幕低垂，日子在我的步履下悄然流逝。夢醒時分，我細心梳理著鬢角的髮絲。它們雖無枝葉那般靈動，亦無薔薇那般馥郁馨香，但在你那沉默的身影面前，卻盡顯出一種不屈不撓的堅韌。

沉默，或許能隔絕言語的溫度，卻無法斬斷情感深植的根脈；時光，或許能磨平青春原本的稜角，卻難以抹去心中那份執著的信念與嚮往。

這份堅韌，猶如一個久泣的孩子，在尋找與默念中，將滿腔熱忱融入了世間最哀傷卻最真摯的旋律裡。人世多舛，情路坎坷，但一旦傾心相愛，便不再問歸途歸期；一旦執著守望，便不計個人得失榮辱。

薔薇，即將盛開，她那絕美的容顏猶如一團團燃燒的火焰，能否承載得起我這一場漫長而孤寂的追尋？

答案或許就藏在風裡，藏在雨裡，藏在那一步步不肯回頭的舊時光裡。

從文學到現實：

一位哈薩克斯坦漢學家30餘年的中國觀察

——專訪哈薩克斯坦漢學家法季瑪·道列特

中新社阿斯塔納4月11日電 從魯迅、老舍經典作品的俄文譯本出發，哈薩克斯坦法拉比國立大學漢學教授法季瑪·道列特(Fatima Dault)已深耕中國文學與社會研究領域三十餘年。

從文學到現實，她對中國的理解經歷了什麼變化？哈薩克斯坦社會對中國的認知有何轉變？信息時代的漢學研究承擔何種責任？圍繞上述議題，法季瑪·道列特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從何時開始接觸中國文學？什麼契機讓您走向長期而系統的中國研究？

法季瑪·道列特：我最初接觸中國文學，是從魯迅和老舍的作品開始的。我讀過《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孔乙己》，也讀過老舍的《駱駝祥子》《貓城記》《月牙兒》。這些作品所揭示的社會不公，讓我深受觸動。

《狂人日記》中那個被視為「瘋子」的人，其實看得更清醒；《阿Q正傳》和《孔乙己》讓我看到，底層小人物在不斷被羞辱與邊緣化中，如何通過自我安慰維持最後的

尊嚴。魯迅、老舍以及那個時代的許多作家並沒有粉飾生活，而是在誠實地剖析社會。

最讓我難忘的是老舍筆下的祥子。書中那些他獨自沉默、悄悄落淚的場景，讓我感到一種壓抑而真實的痛苦。即使到了今天，祥子依然是我精神上十分親近的人物，因為那種倔強，那種靠自己往前走、不願輕易放棄尊嚴的堅持。

每次去北京，我都會去看王府井的祥子雕像。某種意義上，我們都在拉著屬於自己的那輛「車」。在我看來，祥子從來不祇是文學人物，而是一個始終在我內心與我對話的存在。

正是這種深刻的共鳴，讓我從單純的閱讀興趣走向更系統的中國研究。我開始思考人物命運背後的歷史與社會結構，以及語言如何承載情感與衝突。可以說，我進入漢學研究的起點，並不是學術論文，而是一種真誠的共情。也正因為如此，這條路我走得很堅定。

中新社記者：30多年來，您對中國的觀察理解是否有變化？

法季瑪·道列特：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是1993年2月。那一刻我清楚意識到，眼前的中

國與魯迅、老舍筆下的中國並不完全相同。這不僅是時代差異，也因為我落腳在新疆。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區，語言、服飾、飲食都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這裡更像一個文化交匯的空間，傳統與現代、不同民族與生活方式自然並存。

當時我一直希望去北京。在我的文學記憶裡，北京是一座「文學之城」，魯迅、老舍、巴金等作家的敘事與這座城市密不可分。1999年，我終於來到北京。它成為我最喜歡的城市之一，歷史與現實在這裡層層展開，北京的語言與文化氣息讓我感到格外親近。

三十多年來，我往返中國幾十次，每一次都能感受到變化——經濟高速發展、城市面貌更新、社會結構轉型等。但作為一名研究中國語言與文化的學者，我更關注深層變化：人們價值觀、思維方式以及語言表達的轉變。

我長期研究中國語言詞彙語義中的文化編碼，也在國際期刊發表相關論文。但我始終認為，語料庫可以說明「詞如何使用」，卻未必能解釋「人為何這樣思考」。因此，我結合田野觀察與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調查，關注真實語言中的價值觀變化。

中國的經濟進步令人驚嘆，更深刻的變化發生在人的精神氣質與價值觀層面。因為決定社會走向的，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更在於人們如何理解尊嚴、成功與失敗，以及如何表達自己。正因如此，中國對我而言始終充滿吸引力——它是一個不斷變

化、值得持續觀察與研究的對象。

中新社記者：哈薩克斯坦社會對中國的理解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法季瑪·道列特：過去，一些歐洲傳教士和旅行者關於中國的著作，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理解中國的方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逐漸對關於中國的兩種極端敘述感到疲憊：一邊是過度理想化，一邊是過度妖魔化。2006年，我寫下《中國傳說與真相》一書，希望回應這些流行的刻板印象，呈現一個更加立體的中國。

這些年，我明顯感受到哈薩克斯坦社會對中國的認知發生了變化。刻板印象在減少，興趣與理性理解在增加。人們開始關注中國的數字化進程、人工智能應用、智慧城市建設、高速鐵路、電動汽車和移動支付體系等現實成就。不久前，我的一位熟人感嘆：「中國的發展已經走在時代前列。」比如春晚節目中亮相的人形機器人，就讓不少人震撼——那不是科幻，而是現實。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哈互動顯著增強。這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經貿合作讓中國從抽象概念變為具體的合作夥伴，人員往來讓人們通過親身體驗淡化誤解，文化與教育交流則為理解提供了更深層的基礎。

當然，疑問與分歧仍然存在，這也正常。

但整體來看，人們談論中國的方式更加理性，也更加成熟，哈薩克斯坦社會對中國的認知正逐漸趨於多元。

陳建宏鄉賢賢昆玉 梧桐同鄉會福利金

旅菲梧桐同鄉會訊：本鄉會故諮詢委員陳榮源鄉彥令德配許秀珍太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慈雲失仰，軫悼同深，殯禮期間，白馬素車稀終令典，極盡哀榮。

陳建宏鄉賢賢昆玉秉承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獻捐本鄉會福利金菲幣三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申謝忱。

王詩和逝世

菲律賓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聯誼會常務顧問王詩和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八日下午七時四十七分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3 OLEANDER)靈堂。擇訂四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聯誼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訃告

魏汪起需

(惠安小後店鄉)

逝世於四月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2 - - CATTLEYA 靈堂

出殯於四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十二時

陳董麗輝

逝世於四月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102號靈堂(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

擇訂訂四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

王詩和

(石獅五福滿山)

逝世於四月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3-OLEANDER)靈堂

出殯於四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流芳百世